

钟叔河先生的《念楼学短》

■程巢父

2019年5月8号早晨8点电话铃响,我倒裳立接。是钟叔河先生打来。他要给我寄新书,为了核实住址及相关信息。这是他的老习惯。他告诉我,湖南美术出版社将他的《念楼学短》印了六万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对于一部严肃读物,是个了不起的发行量!

他说,包装不能打开,打开了就还不了原,所以这次无法签名题字。这是30多年以来他赠书的第一次破例,虽感到遗憾,心想,等书到了再看究竟。15号傍晚,书到了,我请我的助手李维给他家女工小谢发微信报告。钟先生是不用电脑和微信的。

《念楼学短》近几年已积累到五卷本,越来越受欢迎。这一次是将五卷合并成上下两卷,1164页。最可贵的是书前有杨绛女士99岁时写的一篇序,按手迹原样印了出来。我深知钟先生是一个自尊自重的纯粹的读书人,他是没有攀附名人的习惯和想法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曾主动为钟先生的《走向世界》一书写了一篇序,所以在2009年才有杨绛女士99岁高龄的这篇序,构成了文坛稀有的钱、杨“双序珠玉交辉”的胜迹!

文章“学短”是钟先生在1991年为报纸开专栏首创的一种文体。历时18年。迄今已积累成576题。这500多篇文章选自



钟叔河

《论语》《孟子》《檀弓》《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世说新语》《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宋人小说类编》《南村辍耕录》《菽园杂记》《古今谭概》《广东新语》《广阳杂记》《巢林笔谈》《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扬州画舫录》《两般秋雨庵随笔》《春在堂随笔》等书中百字以内的短文。每篇由“念楼读”“念楼曰”两部分组成。“念楼读”是对原文的“活译”;“念楼曰”是钟先生对原文的评述或发挥。这是上册的概况。下册则有所变化,即依照短文的内容、性质,又分成议论文、说明文、抒情文、哀祭文、写景文、题画文、记事文、记人物、记社会、记言语,以及苏轼文、陆游文、张岱文、郑燮文、王闿运日记、苏轼的短信、邀约的短信、问候的短信、赠答的短信、倾诉的短信、

文友的短信、说事的短信、劝勉的短信、家人的短信等等。

这500多篇短文,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相当广阔,钟先生的学养做这部书堪称胜任愉快。我大略能够举出的是:兴趣广泛,心细如发;藏书丰富,勿须借助图书馆;学问广博,腹笥丰赡;识见卓睿,阅历丰富。如王羲之《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封信只有12个字,它是流传下来的一封独立短信。“念楼曰”则称:“橘子本来要蓄在树上,等到打霜以后,才能熟透,才最好吃。抗战前,父亲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旁边一处叫郎公庙二号的地方,买过一座橘园,带有几间瓦屋。每年将橘子‘判’给别人时(‘判’就是在挂果后由买主踏看后估定价格,采摘运走时付钱),都要留下一两树自

家吃,因此我从小便知道了这一点关于橘子的常识。

“橘子熟透的标准,一是真正红透,二是皮不附瓢,极易剥离。只有这样的橘子,才真正好吃,这是自家有橘园的人才能享受得到的口福。市上出售的橘子,都是皮色青青时下树,那红色都是‘沤’出来的。王羲之当然不会吃这种橘子,也不会拿来送人,这三百枚,应该是从向阳的枝丫上头摘下来的早熟果吧。后来韦应物有诗云: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也就是说橘不见霜不能摘下送人,用的正是王羲之的典故。”

这一段叙述,恰好透露了钟先生的阅历及腹笥之丰。

在下册的“说明文”中,钟先生自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五选了一篇独立短文,原无题。原文谓:“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于是从原文选取《木图》二字冠为标题。”实际上这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地理模型”。“念楼读”谓:

沈括出使北国,行经边境时,开始在板上标记山川形式和道路旅程。为了求得准确,标记的地方都经过踏勘。随即觉得这样做显示不出地形起伏,便用糨糊调和细木屑,在板面上堆塑山脉河流,

做成地形模型。但天气一冷,糨糊冻结了,便不能堆塑,于是又改用熔融的蜡来做。蜡质较轻,旅行携带也较方便。

后来到了边防住所,安置下来,又改用雕刻的方法,全用木制地形模型,呈送朝廷。皇上召集宰辅大臣看了,下令边疆各州都要做了送上去,将模型收藏在中央机关,以便讨论边防边政时参照。

“念楼曰”接着说,沈括所制“木图”,是有记载的世界最早的地理模型。欧洲瑞士人开始做同样的事,已经到了18世纪,迟于沈括700余年。

《梦溪笔谈》记点石成银、佛牙神异、彭蠡小龙诸事,亦与其他志异小说无殊;但不少观察和实验的记录,尤其是制“木图”这类实践活动,确实闪耀着科学的光芒。沈括的头脑中,蕴藏着不逊于后来培根、笛卡尔、伽利略诸人的智慧。因而又想到,我们的墨子也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其分析物理的思辨水平并不逊于亚氏。何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只能产生于泰西,赛先生要到20世纪初,才说要请到中国来呢?

《念楼学短》所涉及的人文史、自然史、社会史、城市史……诸多方面的短篇笔记,篇篇隽永可读。故杨绛老人说“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注好,增广学识,趣味无穷”。

近代日记书信中的“隐秘角落”

■陈子善

读张伟兄新著《近代日记书信丛考》,津津有味。

张伟长期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工作之余,又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单就他当年主持的请稀见新文学期刊的原编者在该期刊上题记这一项工作,就抢救了多少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堪称功德无量。后来,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中国近现代文学起步,逐渐拓展至近现代电影史、城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近现代年画和月份牌(令人惊艳的上海“小校场年画”就是他发掘和命名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提出新的看法,也不断改写现代文学史和艺术史,影响遍及海内外。

中国近现代日记书信是张伟持续关注 and 耕耘的又一个领域。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近现代日记和书信极为丰富,2013年和2014年先后举办了“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和“馆藏稿本日展”。张伟自己也痴迷收藏,多年锐意穷搜,收获颇丰,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他的近现代日记书信研究。他提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文学和学术,不能忽视、相反应该特别重视日记书信的观点。这深得我心,因为我也对近现代日记书信充满兴趣,也认为近现代日记书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深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学术史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以前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宋云彬日记的整理出版,近年胡适留学日

记手稿、周作人未刊日记、梅贻琦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夏鼐日记、张爱玲致夏志清和庄信正信札等的整理、发表或出版,无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日记书信丛考》就是张伟近年研究近现代日记书信成果的汇集。书中讨论的范围很广泛,涉及近现代政治史、文学史、史学史、艺术史等众多方面,如对陈寅恪首次留欧期间明信片上一首佚诗的考证,如对丰子恺、傅抱石抗战时期致张院西信札的释读等等,都是令人欣喜的新发现。张伟尤其擅长从不引人注意的看似普通的一枚明信片或一通三言两语的短信上揭示文坛故实,如对《胡适全集》失收的胡适1911年11月6日致马君武关于辛亥革命明信片的分析;如对新出土的周作人1950年10月30日致康嗣群信中所说“遐寿”笔名由来的阐释,都颇见功力,大大有助于胡适研究和周作人研究。

张伟在梳理鸳鸯蝴蝶派名家包天笑的日记时,使用了“日记中的隐秘角落”的提法,很形象,也很有见地。作家的日记,如不是刻意文饰,往往比他后来的回忆可靠,确实有许许多多“隐秘角落”,有待有心人的爬梳和发掘。四年来,张伟整理的已在现代文学史上消失多年的傅彦长的日记(1927-1936年,中有间断)陆续在拙编《现代中文学刊》连载,傅彦长日记中不少“隐秘角落”也一一呈现出来。张伟强调透过傅彦长的遗存日记,可以窥见我们以

前所不知道或知道很少的1920至1930年代民国部分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消费,以及这些对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他举了许多有趣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不妨再说一说。傅彦长认识鲁迅,鲁迅日记1926年5月15日就有“顾颉刚、傅彦长、潘家洵来”的记载。但当张伟把现存傅彦长日记与鲁迅日记对读,就发现了“隐秘角落”。傅彦长日记1927年12月5日记云:“到内山书店,遇周树人、王独清。”该天鲁迅日记怎么记的呢?记云:“夜往内山书店买书五本”,提到内山书店仅此一句。那么,也许该天晚上傅彦长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他还见到了王独清,难道那晚鲁迅与王独清也见了面?傅彦长日记1933年4月10日又记云:“午后到沪,在新雅午餐。遇张振宇、鲁迅、黎烈文、李青崖、陈子展。”该天鲁迅日记又只字未提在新雅午餐。鲁迅当然不可能独自一人去新雅,很可能那天中午他与《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在新雅谈事。这两条鲁迅日记的失记提醒读者,鲁迅日记中的“隐秘角落”还很多,而这正是通过张伟对傅彦长日记的梳理而提示读者的。

此外,张伟对康嗣群1938年“孤岛”日记的解读也很值得关注。康嗣群在“孤岛”时期临危授命,担任上海美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但他是新文学的爱好者和参与者,曾与周作人交往,又曾与施蛰存合编有名的《文饭小品》。这就决定了康嗣群



的日记虽只薄薄一册,起讫时间虽只短短11个月,却颇具可读性。康嗣群阅读巴金《家》和首版《鲁迅全集》的体会,阅读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受,在日记中均有较为充分的记载。而经过张伟的条分缕析,其中的“隐秘角落”进一步凸显,使读者更真切地领略了当时海上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脉动。

总之,张伟这本《近代日记书信丛考》真的是秋水长天,一片清明,引人入胜。书中文字无论长短都有他的独特视角、独家发现和独到见解,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学术史研究的若干空白,不仅充分显示了日记书信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生动展现了近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魅力。